

續近思錄
一



續近思錄

二



續
近
思
錄
三



續
近
思
錄
一

張伯行集

中
華
書
局

續
近
思
錄
二

張伯行
集解

中
華
書
局

續
近
思
錄
三

張伯行集

中
華
書
局

續近思錄序

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。名近思錄。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。有近思續錄。勿軒熊氏。有文公要語。瓊山邱氏。有朱子學的。梁溪高氏。有朱子節□。江都朱氏。有朱子近思錄。星溪汪氏。又有五子近思錄。雖分輯合編。條語微各不同。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。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。余於四子近思錄。服膺有年。業爲彙解一書。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。卷帙繁多。諸先正前後摭輯。不遺餘力。其惓惓爲道之心。可謂至矣。夫斯道期於不孤。故承先啓後。吾黨之責。朱子慮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。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。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。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。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。爰擇其精粹明顯。關於身心。切於行習者。各出己意而纂集之。務使全體大用。靡不具備。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。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。不爲俗學之卑陋。則爲曲學之支離。冥然悍然。如失舵之舟。日飄泊於颶風巨浪中。與時浮沈。茫然莫知所止。噫。是不惟獲戾四子。而實重負朱子。其亦不思而已矣。竊嘗念學聖之道。莫要近思。子夏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程子謂近思者。以類而推。而真西山又以爲不馳心高遠。就其切近者而思之。則知義類精微。未有不由於真切平實之地。玩索尋繹。而凡行遠自邇。升高自卑。殊非躐等凌節。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。信乎聖學之階梯。日用躬行之科級。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。非朱子

續近思錄。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。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。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。略勘摭拾。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。茲錄雅不愛其重出。故於諸先正集中。或刪或補。未能強同。要其關於身心。切於行習。備乎全體大用。條分類別。精實而詳明。當亦無殊旨也。爰不揣固陋。謬爲詮釋。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。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。夫然後正學光昌。聖人之門庭。昭然在目。而登堂入室。庶不患其難幾及焉。吾深願天下學者。自周程張四子而外。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。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。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。

續近思錄卷之一

張伯行集解

道體

此卷論道體。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、無時不然、流行發用、無少閒斷者是也。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，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。

朱子曰：「這道體浩浩無窮。」浩浩，廣大流行之意。易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。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。然有與道爲體者，如天地之所以高厚，日月之所以運行，山川之所以流峙，人物之所以變蕃，莫非自然之理，爲之主宰乎其中。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，乃道體之本然，無一毫虧欠，無一息閒斷。固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。學者即形下之器，以求形上之道，切而驗之身心性情之地，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，存養省察，致知力行，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，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，即在吾身，而不至虛存於宇宙矣。此朱子親切示人之言，與夫子川流之嘆，子思鳶魚之察，周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，可見道體之無窮盡，正此意也。

朱子曰：道體渾然，無所不具，而渾然無不具之中，精麤本末，賓主內外，有不可以毫髮差者。故雖文理密

察，縷析毫分，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。

道體渾然者，就其全體而言之，所謂理之一也。其不可以毫髮差者，就其各具而言之，所謂分之殊也。世之學者，略觀大意，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，其於道也，但

識其渾然之大體，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。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，由精及麤，自本至末，辨賓主之異位，審內外之殊途，如桴之於輕重，如度之於長短，毫髮之間，有不容以差失者。故君子之求道也，昭之以文章，別之以條理，密以致其詳細，察以致其明辨，雖一縷之微，在所必析，雖一毫之細，各有攸分，豈好爲支離哉？豈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，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，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？此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。

朱子曰：天人一物，內外一理，流通貫徹，初無間隔。若不見得，則雖生於天地閒，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。

雖有人之形貌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。

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間，惟人得其秀而最靈，故人之氣，即天地之氣。人之理，即天地之理。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，氣之爲也。藹父哲

謀之蘊於內者，理之爲也。人性本於天命，則天人豈有二物乎？形色即具天性，則內外豈有二理乎？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間隔者也。君子知之，所以事天以誠其身，踐形以復其性，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焉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。衆人蠢蠢，不能見得，則雖生於天地之間，具生人之形貌，冥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，而求以肖其德，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，而求以盡其道哉？是則雖曰得其秀而靈者，要亦與萬物無異矣，可不惜哉。

朱子曰：天命之性，處處皆是，但只尋時，先從自己身上尋起，所以說性者，道之形體。

天下無性外之物，凡有一物，各具一理，是天所賦之

命。而物受之以爲性者。流通徧滿。處處皆是。大而天地之高深。細而湖魚之飛躍。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。但汎而求之。萬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。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。如惻隱之發。可以尋吾身之有仁。羞惡之發。可以尋吾身之有義。推之辭讓是非。皆然。則天命之性。賦與於我。無少欠闕者。豈不昭然可見。所以邵子說性者。道之形體。蓋道無形體。親性之具於人者。仁義禮智。渾切不混。則道之形模體段。於此呈露。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說也。

朱子曰。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。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。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。元亨利貞。天之四德。而元者善之長也。人得之而爲仁。渾然溫和。

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。以氣言之。則爲天地陽春之氣。蓋四時之中。春主溫和。發生萬類。而一歲之運。皆此生氣之周流。春之爲氣。貫乎四時。猶仁之爲理。包乎四德也。以理言之。則爲天地生物之心。蓋天地無心。以生物爲心。萬物生生不已。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。仁之爲德。主於生物。自親親仁民愛物。雖分有不同。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。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。不誠同流而無間也。乎。故君子之禮仁長人也。雖剛柔不同。用威惠有異。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。無念而非生物之心。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。

朱子曰。夫道者大路然。豈難知哉。人病不由爾。此即孟子之語而申言之。警醒人之不由道也。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。疑道之爲物。錙冥昏默而不可知也。不知道之在人。蕩蕩平平。舉凡日用。

行事之閒皆是也。即子臣弟友而道存焉。即視聽言動而道存焉。其平如砥。其直如矢。四達交通。若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。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。特人之所病者。在乎蔽於物欲。安於偷惰。甘心自棄。不肯由大路而行耳。夫舍大路而不由。則必入乎歧途。履平曲徑。且墜坑落壑。陷其身於險巇荆棘之中。而不能出也。豈不亦大可哀哉。

朱子曰。聖人之道。如饑食渴飲。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。夫人非食無以充饑。非飲無以解渴。聖人之道。存乎人倫日用之閒者。循之則得。違之則失。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。渴者之資夫飲哉。然饑渴之於飲食。

非徒甚切而不可離，抑且至近而無所難也。聖人教人體道，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。如經傳所垂，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，取之至近，如飲食然，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。是以君子之於道也，皇皇焉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，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。無如世之學者，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。雖聖人其奈之何哉。

朱子曰：聖人之道，有高遠處，有平實處。

聖人之道，精蘊本末，雖無二致，然有高遠處，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，配地配天之類，是也有平實處，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。朱子之意，蓋欲學者知

道之有高遠，則不以淺近而自域；知道之有平實，則不以空虛而自譏。中庸言進德之序曰：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，所謂邇也卑也，即平實之道也。如爲子盡孝，爲臣盡忠，爲弟盡悌，爲友盡信，其事至平而無奇，其理至實而無妄，由是而上達焉，即高矣；由是而推暨焉，即遠矣。道之高遠者，即在平實之中，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。程子曰：聖人之言，其高如天，若不可階而升也；其近如地，則亦可以履而行也。正與此章同意。

朱子曰：天理固渾然，然謂之理，便是有箇條理的，故其中仁義禮智，合下便各有一理，不相混雜。以其未發，莫見端緒，不可以一理名，是以謂之渾然。非是裏面都無分別，而仁義禮智後來旋次生出也。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，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。

渾然者無分別之貌，然既謂之理，則其中各有條理，非無分別而相混雜者也。故天理渾然之中，而仁義禮智森然畢具，以其得天之元而爲仁，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，以其得天之利而爲義，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，各有一理，不相混雜。如五行之各一其性，四時之各殊其氣，自其發而觀之，則惻隱、仁之端也，羞惡、義之端也，辭讓、禮之端也，是非、智之端也。所謂各有一理，不相混雜者，昭然可見矣。若當其未發，則

莫見端倪，欲明其何者爲仁，何者爲義，何者爲禮，爲智而不可得也。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。使其裏面果無分別，是仁義禮智，非天命之本然。所性之固有，而爲後來添設之物矣。又何以隨感而應，各有條理乎？故言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，言仁義禮智則是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，可見天賦人以形，即賦人以理，而仁義禮智各有一理，不相混雜者，合下完具，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。

文蔚曰：先生易說中，謂伏羲作易，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。此語最盡。朱子曰：陰陽雖是兩箇字，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。一進一退，一消一長，進處便是陽，退處便是陰，長處便是陽，消處便是陰。只是這一氣之消長，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，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，做兩箇說亦得。

文蔚姓陳，字才卿。陰陽消息，雖曰兩端，只是一氣，所謂進退消長者，進處便是

陽，退處便是陰，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。長處便是陽，消處便是陰，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。故只此一氣之消息，貫徹古今，綿亘天地，無極事業，皆從此出。然則陰陽固一而兩，兩而一者也。他日又曰：陰陽只是一氣，陽消處便是陰，不是陽退了，又別有箇陰，與此蓋互相發。

朱子曰：在天地則爲陰陽，在人則爲善惡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，不善處便是陰，善處便屬陽。

上五陰，下一陽，是當沈迷蔽錮之時，忽然一夕省覺，便是陽動處。

陰陽者，天地之復也。善惡者，人心之復也。卦明天運，又本人事，故有不善未嘗不知，至明以察其幾

也。知之未嘗復行，至健以致其決也。陰爲不善，陽爲善。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初，正當沈迷蔽錮之時，其端甚小，其力甚艱，獨能慎獨奮幾，隨起隨覺，隨覺隨復，其悟也忽然，其興也勃焉。此便爲法天自強處，即便是天地陽動處。張南軒曰：於此而能復焉，則去无妄不遠矣。

及其守之固，居之安，并續毫不萌，則无妄也，即誠也，即天道也。此正推出所以元吉處，然觀聖人以此贊顏子，知顏子之所爲獨稱好學者，功厥在於不貳過矣。

朱子曰：始者氣之始，生者形之始。乾元何以資始，蓋萬物受氣於天，始者氣之始也。坤元何以資生，蓋萬物受形於地，生者形之始也。然則氣以成形，雖同出一原，而天施地生，則微有先後也。

朱子曰：天命之性，若無氣質，卻無安頓處。且如一勺水，非有物盛之，則水無歸著。程子云：論性不論氣不備。論氣不論性不明，二之則不是，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，甚爲有功。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，只是說夢。韓退之略近似，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，此理益明。天命之初，性與氣俱者，蓋惟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。

若無氣質，則將何處安頓乎？即如一勺水，非有物盛之，便無歸著。性附於氣，猶水載於物也。特偏言之，則皆不是耳。惟程子云：論性不論氣不備，論氣不論性不明，二之皆非者，誠以有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不齊，有性則亦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。觀夫子言性相近，孟子之道性善，聖賢皆有未盡之意，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，甚爲有功矣。大抵此理雖於分曉，秦漢以來諸所記載，多於此中夢夢。唐韓退之作原性，雖略近似，而終不甚明。至二程子出，乃始闡發無餘蘊，而此理得以大著焉。他日朱子又曰：論性不論氣，則無以見生質之異。論氣不論性，則無以見理義之同，皆此意也。

道夫問氣質之說，始於何人？朱子曰：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，有補於後學，讀之使人深有感。

於張程。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。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。說得也是。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。性那裏有三品來。孟子說性善。但說得本原處。下面卻不會說得氣質之性。所以亦費分疏。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。使張程之說早出。則這許多說話。自不用紛爭。故張程之說立。則諸子之說泯矣。道夫姓楊。字仲思。氣質之說起於張程。張子曰。

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。程子曰。論性不論氣。小備。論氣不論性。不明。此皆闕發明白。令人觀感。極有功于聖門。有補於後學。而前此無人說到者也。卽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。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。上焉者善。而巳矣。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。下焉者惡。而巳矣。雖說得近是。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。則此三品。實從何處得來。夫孟子之說性善。只就本原處論。亦未說得氣質之性。所以尙費後人分疏也。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。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。惡混。惜未觀張程之說耳。若張程之說早出。自不消許多紛紛聚訟。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泯。而此理益明者。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。

朱子曰。性是未動。情是已動。心包得已動未動。蓋心之未動則爲性。已動則爲情。所謂心統性情也。欲是情發出來底。心如水。性猶水之靜。情則水之流。欲則水之波瀾。但波瀾有好底。有不好底。欲之好底。如我欲仁之類。不好底。則一向奔馳出去。若波濤翻浪。大段不好底。欲則滅卻天理。如水之壅決。無所不害。孟

子謂情可以爲善。是說那情之正。從性中流出來者。元無不好也。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。曰。此不是情欲之欲。乃是可愛之意。心實動靜。統性情。故未動爲性。已動爲情。要皆從攝於一心。惟心有是情。則發而爲欲。欲者七情之一也。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。心猶水然。性其靜乎。情其流乎。欲其波瀾乎。但既曰欲。則離道心而爲人湧。駭目驚心。雖欲謹防。不可得已。此則何嘗是本然之情緣。性而發者哉。故孟子曰。乃若其情。可以爲善。則是情之本。正從性中流溢者。原無不好。而今日之壅決至此。固非情與性之罪。亦非心之罪。而實繼起之欲所釀而成也。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。則可欲者。猶曰可愛云耳。豈情欲之說哉。信乎望慾如防水。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。

朱子曰。性如日光。人物所受之不同。如隙竅之受光。有大小也。人物被形質局定了。也是難得開廣。如螻蟻如此小。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。

此合人物以論性也。性之至精至粹。不可磨滅者。如日光然。故人物所受之不同。亦如隙竅之有大有小。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。若能本體廓然。無可限量。則凡彌綸布濩之處。何在不受其光。只爲人物都局於形質。終是難得開廣耳。惟其不得開廣。所以在我僅有受光之隙。則在日亦祇爲容光之照。即如螻蟻至小。便只知得君臣。彼其分義。凜然若不可犯者。何嘗不到精粹地位。持此外則皆不知也。然則性體之全。原自蟠天際。地人與物自局之耳。故惟盡性之聖人。有以極參贊位育之能哉。

朱子曰。人物之生。其賦形偏正。固自合下不同。然隨其偏正之中。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。此事就氣質言也。人物之生。各與一无妄。

理固自足，然其賦形於天者，人得其正，物得其偏，便已合下不同，而隨其所賦，偏正之中，物得其偏者，或清明，或昏濁，燥濕各殊，人得其正者，或清明，或昏濁，敏鈍亦微判，此人生物之大較然也。顧人物同生於天地，而得命爲人，則又當不爲氣質所囿，而愚者可明，柔者可強，況實明且強者，而容或貢哉。

朱子曰：「一草一木，皆天地和平之氣。」

造化流行，發育萬物，凡一草一木，無不條暢敷榮，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薰蒸洋溢而出之者也。程子曰：『觀天地生物氣象，又曰：『觀物於靜中，皆有春意。』周子之『雷草不除，鄙

子之滿懷是春意，能善體天地者矣。

朱子曰：「須知未動爲性，已動爲情。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。知言曰：『性立天下之有，情效天下之動。』心

妙性情之德。此言甚精密。

胡氏名宏，字仁仲，號五峯。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。未動爲仁義禮智之性，已動爲喜怒哀樂之情。心則統攝性情，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。故胡氏知言有曰：『性立天下之有，言寂然不動者，能衆理并包以爲

心之體也。情效天下之動，言感而遂通者，能時措各得，以爲心之用也。心妙性情之德，言渾灩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。此言至精而至密，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。

朱子曰：「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。性卽理也。仁義禮智而已矣。然四者有何形狀？只有此理，便做得許多事出來，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，譬如論藥性寒熱，亦無討形狀處。只服了後，卻做得寒